



拂去心灵的灰尘

王洪波 著



2 039 1467 5

拂去心灵上的灰尘

王 洪 波

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插图：沈尧定

擦去心灵上的灰尘

王洪波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25印张 107千字
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277 定价：0.41元

印数：00001—70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日记体小说，记述了失足青年龙岩，在车间领导、工人师傅和女青年雅琴的热心教育、帮助下，立志为四化作出贡献、获得真正爱情的故事。作品人物形象鲜明，语言生动，情节曲折，对广大青少年尤有教育和启迪意义。

小 序

真想不到，我一个学徒女工，突然成了“知名人物”：信件如雪片飞来，访问者也接踵而至。这些信件，或祝贺，或“求教”，无不透着真诚，有的还浸着泪滴；这些来访者，或询问，或“取经”，都带着一颗诚挚而滚烫的心！

他们，或对我的一段经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或者已经遇到和我相似的生活难题：也与曾经失足的青年产生了爱情；有的已遭到家庭的反对，亲朋的不满，以及社会上的种种非议……

更有的来函来访者，本人就曾是失足青年……

啊！我该怎样回答？我知道，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。因此，也不可能有解决此类难题的“万灵妙方”……但是，我有一颗助人为乐的心。我愿把当时的日记，原原本本呈献出来。这里有哭，有笑，有泪，有血，有成功的经验，也有痛苦的教训……仅作参考吧！

至于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些“家丑”之类的东西，我是无所顾虑的。因为事实已经存在，而日记，不过是真实的记录罢了。

究竟如何，读者明鉴！

×年×月×日

繁星闪烁，似在微笑；柳丝婆娑，似在舞蹈；虫声唧唧，正在欢叫……莫非都知道我明天就要上班吗？

快半夜了，我还没有睡意。床板不争气，一翻身“吱呀”惊醒了我妈，从枕头上甩出一串笑骂：“你这个死丫头，真没出息！进个街道小厂，就高兴得睡不着觉，等明年接了你爸的班，进了几千人的国家大厂，你还不笑傻啦，乐疯啦！”

一席话吵醒了我爸，吵醒了小弟，都抿着嘴、眯着眼笑，谁也不出声。

你骂归你骂。想想度日如年的待业生活明天告终；想想从此再不吃闲饭；想想往后别人谈“四化”，自己再不用红着脸干听着；想想从待业到就业的质的飞跃，天亮后要在我身上发生……国家厂也好，街道厂也罢，对我来说，都是值得庆幸的历史转折点！

自然，除了高兴之外，还有顾虑、紧张，并且伴随着一串儿猜想：我要去的会是怎样一个车间？教我干活的会是怎样一个师傅？他（或她）是温和呢还是严厉？是通情达理呢还是别别扭扭？……

人生几何，青春更短。我已满二十五岁，才踏上为祖国效力的人生的起跑线。让我怎能不热血沸腾，思绪万端？……

×年×月×日

真不凑巧！一大早，当我怀着以欢快为主调的昂扬心情，到街道办事处去报到，值班的一位女同志说：张厂长既是街道主任，又是党支部书记，她很忙，今天又到区里开会去了。她临走留下话，让我到劳保库做好准备之后，就到电气焊车间，跟青年师傅龙岩学徒。这让我既满意又担心：我爸是汽车一场的老电焊工，我学电气焊，正好以后接他的班。但一个青年师傅，能有多高明的技术呢？可是，拜师傅又不象搞对象，只好听其包办！值班的还说：“那个车间，就龙岩一人没带徒弟，很好找的。”言下之意，要我自己去。又不是上九天揽月，自己当然办得到。但头次见师傅，竟无人引见？……唉！自己就是自己，他还能把我吃喽！

当我一踏进电气焊车间，真是眼花缭乱！在这中间没隔断的长条平房里，一簇簇焊花，咻啦啦地飞溅；一幢幢人影，在地上、墙上晃动。屋顶上，一排度数不小的电灯，竟在焊花映衬下，失去了夺目的光芒。一时间，我象从白天走进黑夜，从地上走入地下，从清醒走入梦境，从人世走入迷宫……到哪里去找我的龙岩师傅？

但一霎时，我看出了眉目：几乎每簇焊花前，都有两个人影，想必是一师一徒了。只有东北墙边角，孤零零地一人在干活。没错！一准是他。于是，我怀着审慎而又虔敬的心情，生怕踩了雷似的，小心翼翼地选择着落脚点，轻手轻脚地向龙师傅走去。

见师傅正专注地焊活，我便自觉地站在一边。借着炫目的焊光，我打量着师傅面罩未及的可见部分：他头发蓬松，

如一堆乱麻，连鬓胡子，似一抹杂草；一身工作服，因满是油污看不出是黑是蓝；鞋后跟上，鲜明地打着两块铜钱大的补丁……值班的真逗！这又不是介绍对象，明明是四十开外的老头嘛，为什么偏说是青年师傅？

突然，龙师傅蹲着的身子移动了一下。呵，该认师傅了！要不让他发现我早就氧气罐似地在一边戳着，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痴、蔫、呆、傻，那以后……我于是轻轻干咳了一声，然后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：

“龙师傅，我是沈雅琴，跟您学徒来啦！”

怪？他不作声。连头也不回！是耳背？是心不在焉？是……

我有点尴尬。我疑心旁边那个土豆似的胖姑娘在偷偷笑我，另一旁那个精瘦的白净脸小伙子，牙缝里还挤出“嗤嗤”怪声。……不理他们！我沉住气，再一次提高声调说：

“师傅，我叫雅琴，跟您学活来啦！”

当我的话声刚落，似乎听到他“嗯”了一声。不象口腔，也不象鼻腔的声音，象从脚底下发出来的。但，只此“嗯”，仍是沉默！

此时，与其说我窘迫，困惑，不如说我苦闷，气愤！两声“师傅”，两次自报姓名，两声“您”的尊称，换来的只是一个乌乌吐吐的“嗯”字，天下有这样不近情理的人吗？听说有个别师傅，徒弟来拜师，见面先给个下马威，好让你以后服服贴贴。完全是旧社会陈腐的一套！莫非今天让我赶上了？！

老实说，在当今姑娘里，我不是“刺儿头”，但也不是“顺毛驴”。要在以往，我不昂首而去，也得亢不卑，不

软不硬地给他几句。可今天我毕竟是来学徒。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经历。况且，来前我爸再三叮嘱：跟师傅千万别犯急。爸是深知女儿的毛病的。见面不到十分钟，就给师傅下个冷漠无情，有意刁难的断语，万一他是个外凉内热暖水瓶似的师傅，岂不冤枉了人家？师徒关系一闹僵，岂不违反了我急于来此学徒的初衷？干脆，耐着性子，看别的徒弟怎么干，我也模仿着干吧！

见别的徒弟手执面罩，我也举起面罩；见别的徒弟手扶焊件，我也扶住焊件；见别的徒弟啥时递焊条，我也递上焊条……真是闷死人不偿命的师傅，我都开始干活了，他还不吱声。是推？是拉？是转？他只偶尔以手示意。哼！我才不管这些呢！不吱声就是默许，不制止就是干对了。我把一颗悬着的心，自己放进了肚子里！

焊着焊着，我离师傅更近了。透过面罩与面部的间隙，我突然发现他的额上，耳朵上，脖颈上，爬满了亮晶晶的小滚珠似的汗珠子。当他一晃膀，一摇头，那汗珠便断了线似地，无声地散落在地上，他的衣袖上、膝盖上……哟！我师傅还真是位掏实劲儿的师傅哩！

顺便用眼睛的余光，打量一下就近的师傅们，我更发现了他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：别的师傅不时地熄火，焊焊停停，停停焊焊，而他的焊枪总是喷射着，焊接着；别的师傅要徒弟不断地移动焊件，只是正焊，而他却总是移动焊枪，平焊，立焊，横焊，仰焊，都那么自如；别的师傅刚焊好一件，他已经焊好了两件、三件……

呵，多么高超、娴熟而又全面的技术！爸常说：“名师出高徒。”我真为自己庆幸！我从心里感激这位张主任的安

排。当然，也更感谢身为区联社办公室主任的舅舅，是他体谅我急于工作，不愿赋闲的心情，为我联系了他们区所属的这个街道厂……

此时，我心中的困惑、苦恼，被冷落的难堪，早被油然而生的敬意所淹没。情不自禁，我从心里迸出一句话：

“师傅，你擦擦汗，喘口气吧？”

又是不回答？不，回答了。半天才说了声“不。”又没话了。

真是怪事！龙师傅对掏大力才涌流的汗珠子一点不吝惜，为什么对两嘴唇一碰就能出来的话语，却这么吝啬？看他的年纪，自然也是从“假大空”话盛行的年代过来的。他非但出污泥而不染，更能反其道而行之，“讷于言而敏于行。”实在难能可贵！

正这时，窗外突然响起嚯嚯的口哨声。龙师傅手里的面罩，受惊似的，倏地移开了面颊。在他凝神谛听的片刻，我一下子看到了他的整个面部和眼睛。我的心象骤然失重，使劲摇动了一下，怎么？他不是老头儿，还真是个青年？青年的面庞，青年的眼睛；而且面庞椭圆，下巴微突，是那么俊秀，眼睛呢，更是那种格外有神韵的男性的眼睛；它，黑得象炭晶，亮得象闪电；既饱含着潮润润的锐气，又储满了火辣辣的热力。似乎总在渴望着什么，追求着什么，燃烧着什么……但细一打量，又不纯然如此。当他眼睛一斜，仿佛闪出一道狐疑的不驯的光波；当他浓眉一皱，仿佛蒙着一层压抑的阴冷的暗影……什么原因呢？我真纳闷。

窗外的哨音更急，离窗口似乎更近了。我明确感到：龙师傅在哨声里加快了节奏。三下五除二，他焊完了。哨音刚

停，他已熄灭焊枪，放下面罩，腾地站起身来。仿佛我不存在似的，他连招呼不打，便抽身而去。

我怔怔望着他离去，百思不解：他为什么在工作时间如此匆匆忙忙放下手里活计？他去和谁赴约？倘是男朋友，尽可大大方方叫他，何必这样诡秘？倘是女朋友，竟以这等方式呼唤，实在少见……

我的龙师傅，简直是个谜！

×年×月×日

今天，我们焊的活倒不少，只是他还不讲话。全天只说了一个字：“喂”。还是我抓住焊件走神时，猛然听到的。我随即惊觉，赶忙松了手。

事后我有点后悔：着什么急呢？应该装没听见，死不松手，让他发火，训人。哪怕骂几句也行。因为总这样徐庶进曹营，他会好受吗？如果让我象他这样，不出三天，憋不死也会憋出浑身疙瘩！

下班回家的路上，我正苦于一人走路太寂寞，独自哼着小曲儿，意外地碰上了前街老同学梅芳。想不到我俩居然在同一工厂、同一车间。我问这几天怎么没见到她，她说请假了。我问为什么请假。她毫不隐讳地说：“这话除非你会问！请假都得为什么吗？不想来上班，就在家呆两天。我不在乎每天扣那块把钱……”

这使我非常不快。如果不是久未见面，我会严厉地驳斥她的：你以为人们来上班，就为每天拿那块把钱吗？你那一双大眼睛，难道就只能看到那块把钱吗？与经济发达国家比，祖国还很穷，人民还很苦。耳听着亿万人民“振兴中

华”的呼声，难道你一点也无动于衷吗？记得中学时，你还是助人为乐的数学课代表呢，曾给我这个学习班长很大的帮助……十年过后，你怎么讲出这样败兴的话来？而且讲得那样轻松，不动声色，似乎是天经地义……这使我突然感到：如果我象当年同学时那样，满怀深情地说服她，也只能被斥为发“宏论”、唱“高调”，让她对我敬而远之了。这是肯定的！沉默了片刻，我只淡淡一笑说：“在家呆着有啥意思？我真希望你天天上班，这样我也有个作伴的。”

她没有表态。却好奇地问我：“雅琴，你师傅是谁？

“龙岩。”

“龙岩？！”她猛吸了一口凉气，声调都变了。

“他怎么啦？”

梅芳忽又装起傻来：“呵，不怎么，不怎么……”

跟我演什么戏！我不客气了：“梅芳：少跟我要花招！说真格的。我那龙师傅，究竟怎么样？我正想找个谈得来的问问：看他人倒满老实，干活不含糊，可就是有点怪癖……”

梅芳听我说他“人倒满老实”，莫名其妙地笑了，笑得似乎大有深意。联系到她刚才的惊讶，我更糊涂了。我假装生气地捣了她一拳，喊着她的绰号说：“百事通！老实交代，你笑什么？”

“我交代？嘿嘿，还是你说清楚吧：你对姓龙的是真不摸底，还是故意装蒜？”

我不但懵懂，而且气愤了：“你可真会倒打一耙！我把看到的，感到的，想到的，都倒给你啦。咱俩谁掺半点假，是小狗！”

见我急得起誓，梅芳相信了。她调皮地眨了眨眼，马上沉下脸来，象个饱学的大姐（其实我俩同岁，我还早生五十

天！）以教训小妹妹的口吻说：“你呀，比当班长时更书呆子了！你看到的全是现象，假象，不是本质！”

“干活是假象？什么是本质？动笔杆子？耍嘴皮子？”

梅芳急了：“你还要为他辩护？我不否认，这小子是贼聪明，听说过去当临时工，学过电气焊……可是，你见过他过去那凶样子吗？你见过他炮蹶子吗？”

听梅芳那语气，仿佛龙岩真的是恶魔，是兽性！我实在没这感觉。我说：“那……兴许改了吧？”

“改？！——”梅芳把“改”字说得特别吃力，好象真比铁杵磨针还难。接着便问我：“你知道他为什么一直没带徒弟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带啦！也是个姑娘。人家跟他学了没三天，一听他满嘴脏话，一打听他的过去，就吓跑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！——听说他还交过一个女朋友呢！谈了两回话就吹了。女方连个地址也没敢留下！”

“啊？！”

“怎么？闹了半天你什么都不知道？”梅芳此时的神情，简直象看到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不知道林彪、四人帮为何物似的，惊讶得眼都睁圆了：“我跟你实说吧！他就是南市区大名鼎鼎的‘龙阎王’！”

尽管我对这类外号不感兴趣，总觉得名实难副，不过为耸人听闻罢了。但，当这外号加在了我师傅头上，我不能不震惊！况且，联系到我对他眼神的观察，联系到几天来窗外那奇怪的哨音……我断定：即或不及梅芳所谈的严重，但也

决不象我初识的美妙。

我猜度着问梅芳：“这么说，窗外的哨音，是他的哥们儿来找他了？”

梅芳斩钉截铁地说：“百分之百！你想想，他到现在还没跟同伙断关系，他怎么能改好？”

我承认，没跟同伙决裂，是不能算改好了。

接着，梅芳给我讲了龙岩几次打群架的情景。虽然里面有明显的艺术夸张。但那些生动逼真，血糊撕拉，听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细节，一听就是真的。作家是编不出来的！想到那些伤残者此生的痛苦，我觉得龙岩过去干的这些事，实在可恶，可恨！

梅芳见我听得入神，又说：“你要想详细了解，可以问问张厂长；她是多年的街道主任，书记。为了挽救龙岩，她花费的心血，决不小于办一个街道厂！你说，花得来吗！”

我正想说出自己的看法，身后，突然响起急如擂鼓的脚步声。我俩回头一看，梅芳立刻吓得小脸煞白，舌头伸出来，半天没回去。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到，来的正是龙岩。

我和梅芳便不再讲话，装作只顾走路，目不斜视的样子。我偷偷瞟了梅芳一眼，她那惶恐，惊骇的表情，实在难以形容。仿佛龙岩每一脚都踩在她的神经线上！等龙岩走远了，她才长舒了一口气。马上扭过头，不无忧虑地追问我：

“嘿？我方才讲他，他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”那神态，象那些年头讲了“炮打”言论，担心被人听去似的。

我说：“他又没长顺风耳，离着八丈远，怎么会听得见？”

梅芳将信将疑。心上象吊了块沉重的石头，一颠一晃，牵动着面部痛苦的表情。

我不解地问：“梅芳，我看你是被他吓破胆了。你说的都是事实，又没有添枝加叶。漫说他没听到，就是真听见了，又会怎样？”

梅芳对我的不以为然，很是惊讶：“啊？听到了会怎样？这种人一点不能沾。以前他动一动就来这个！”说着，她把三个指头并拢，猛地往下一刺。呵，我懂了。她在说匕首！

过去他也许如此，今天他还敢这样吗？如果真敢动刀，张主任怎么会让我拜他为师？我尽量往好处设想，不让恐怖和不祥的阴云，也飞到我的心上……

×年×月×日

我学习电气焊仍然抓得很紧。除上班后处处留心，眼勤手勤脑子勤，还买了《电焊工必读》，《电气焊的原理与操作》等书，下班后阅读。不学不知道，一学才开窍。原来被一些人斥为没啥的电气焊，竟有这多名堂。如何根除裂缝，至今是尚未解决的难题；而电气焊的优越性，又远非浇铸、铆接所能比拟。行行出状元，我决心抓紧学，尽快掌握它。

但同时，梅芳那天的一路提醒，又绷紧了我全部的神经。工余，饭后，我注意倾听着，收集着对龙岩的议论。即使三言两语也不放过。都说“兼听则明”，我却越听越乱：说他坏的，骂得他比土匪还劣，甚至说有的老太太用他哄吓孩子，一说龙岩来了，再爱哭的孩子也会马上噤声。说他好的，夸他有雷锋精神，说车间前面的下水道，几次堵塞，都是他自告奋勇下去疏通的……

这使我打定了主意：从零开始。不带框框，用自己的眼

睛去寻找答案。

这几天，我看到别的徒工，早晨一到班上，就赶紧清扫，打水，擦工具，备料，忙个不停。他们的师傅，也有偶尔帮徒弟干干的，但也有的在一边吸着烟，聊着天，等徒弟一切准备就绪了才开始干活，心里落忍着呢！而龙岩，除了今天迟到了一会儿，每天都和我一道准备。稍重一点的焊件，他从来不让我搬。人心都是肉长的。如果周围没有那么多眼睛，当他每次准备完毕，用看不见布纹的袖头，揩抹脸上的汗水时，我真想把自己洁净的手绢递上去。

一脸和气的小韩（就是我第一印象象土豆的那位姑娘）羡慕地说：“雅琴，你算走红运，贪上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不象师傅的师傅！”

她的话很真诚。我听不出有半点虚假或揶揄的成分。因为她师傅很有点“师傅”架子。

当然，也有不这样看的。男徒工小赵（就是“嗤”过我两声的那个白净脸小伙子）就对他师傅讲：“看来这个比那个被吓跑的厉害。都十来天了，还撑着呢！这不会是个傻大姐吧？”

我听出是在说我。我无意反驳。我只不过更自信，更相信张主任对他的教育罢了。说我厉害说我傻，这都没啥。我知道，和这样的师傅能“和平共处”，不被说成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，或“臭气相投”，已经不错了。

更让我高兴的是：今天趁龙师傅休息，我试着练了练气焊。只听到他“喂”了一声，我疑心他要制止。谁知他伸过手来，不但没夺过焊枪，还帮我调了调风门呢！这让我说不出的感动。就象初学游泳时，正不知水深水浅，突然抓到

了救生圈。有它为我保险，我只管放心地学吧！如此下去，不要多久，学徒工里我将遥遥领先！听说，梅芳她们都学徒三个月了，一摸焊枪，还挨师傅训呢！……

但在回家的路上，梅芳见我满脸喜色，再次发出了语重心长地警告：“书呆子！不要浑身冒傻气！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告诉你：隐瞒是不能持久的，总有暴露的时候。你要不多长个心眼，到时候哭鼻子，连个调门儿都找不到！”

说得怪邪乎，真的吗？我等着！

×年×月×日

意外的事终于发生了！

上午，我们正忙着焊汽车座位子，一阵突发的哨音，又把龙岩勾了去。听哨音就知道，这和前天勾走龙岩的不象同一个人。我只当他走一会儿会回来，想不到一去不回头。我不敢单独操作，又不愿呆在车间，只好到车间外面等他。

一等不来，二等不到。我心急如火，更为龙岩惋惜。他有一双难得的巧手，他已经掌握了相当熟练的技术，正当青春火焰般的年华，如果他心不溜号，铆足劲儿干，准能创造优异的成绩！一个曾经失足的青年，如能走在众人的前面，那对自己将是一种重生般的幸福，对人们将是一个巨大的鞭策……他，为什么总不争气呢？

正这时，从北面走来两个打着唢呐的小伙子。工人打扮，一高一矮。矮个在前，高个在后。

我疑心他们也是来找龙岩的。一到车间墙边，矮个便猴子似地，扒着窗台往里看。看了几眼，就嚷嚷开了：“怎么搞的？他人呢？哪儿去啦？”我心想：活该！让你们扑空！

• 12 •